

【历下亭】

□孙葆元

听说大明湖遐园有梅花，我便去寻找，找了半天，哪有啊？百树千枝，差不多的样子，独不见梅花。

生在济南城，我却从未没见过梅树。梅花于我是书画上的花朵，开在宣纸上，丹青凝香。再就是文字中的梅花，真真是“望梅止渴”，只解其意，不得其魂。

我看到的第一枝梅花是我在花盆里的，很精致的一个盆，纤秀的一枝。不知道这是什么花，怎么数九寒天还能开出这么灿烂的花？就问管理人员，他们告诉我，这是梅花。

啊，这就是梅花呀！书里读过，相见竟不相识！按图索骥的经验要不得，把《卜算子·咏梅》背得烂熟，竟不识尊容。我对梅花有了第一丝敬意。仔细端详，古人所说一点也不错，铁骨绒花，傲雪凌霜，在群芳纷谢的季节里一枝独秀，卓尔不群，梅花在我心里写满珍贵。

可是我想寻找梅树，那种种在土地上的梅树，却总是与之失之交臂。我到南京去，在紫金山麓拜访了梅花山的梅。那是一个夏天，梅花落了，梅子摘了，梅树上枝叶葱茏，那些树真的很普通，普通得像泉城的苹果树。错过了赏梅的季节，与梅的花色香韵失约。任何事物都是有季节

【跑马岭纪事】

□赵峰

我见到的狮子比老虎威风，特别是雄狮，脖子上的毛像面旗帜，让它不怒自威，八面威风。

最早知道狮子是在斗兽棋里，那里除了大象，再无可奈何得了狮子的，有一物之下、万物之上的味道。可大象却又怕耗子，世间的事物很有意思，一物降一物。

后来去动物园，也见过狮子。那时的着眼点不在这里，喜欢些不熟悉、稀奇古怪的东西，像不常见的河马、松鼠猴啥的。还有，笼舍太小了，狮子这类动物就太局促，没法展现它的神采。

跑马岭上狮子的区域不算太大，虽然不能满足它们的奔跑，但至少不会困于一隅。在动物世界也只有狮子才能与虎为

【民间记忆】

□郑云霞

衣橱里有好多条围巾，挂在那里，花花绿绿的，仿佛一道亮丽的风景。有一次朋友问我是不是对围巾有什么情结，我想了又想，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小时候的那条围巾来。那是一条长围巾，藏蓝色的底，镶嵌着几行彩色的条纹。那条纹用红、黄、绿、紫、蓝几种颜色组成，彩虹一般，围巾的两头是长长的流苏，随着步伐的移动在胸前飘荡，五颜六色煞是好看。

那条围巾是母亲给姐姐买的，我看到后一下就被那长长的流苏和彩虹般的色彩吸引住了，也想要一条。母亲开始没同意，在我闹了几天情绪后，终于答应了。在一个有风的早晨，她拿出一条一模一样的围巾告诉我，这是给我买的。当我拥有了那条围巾，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每天上学时，站在镜子前喜滋滋

遐园寻梅记

的，我不后悔，看着那一片梅园，梅依然没有失去“她在丛中笑”的气节。此去七里是王安石的半山园，公元1079年，宋神宗元丰二年，罢相的王安石来到这里结庐为家，他的家极其简陋，李碧《王荆文公诗笺注》说，“所居之地，四无人家，其它仅蔽风雨，又不设垣墙，望之若逆旅之舍”。没事的时候他喜欢骑驴走走，驴是他自己买的，离任时宋神宗送给他一匹马，他却总骑自己买的驴，也不坐配给他的轿，走在路上似村夫野老，谁都不知道他是归田的宰相。他喜欢这片梅花，说“野馆萧条无准拟，与君对植浪山梅”，情寄寒梅，身似梅骨，心倾梅魂。

公元1804年，宋元丰七年，苏轼来了，他刚结束了一段流亡生活，复职汝州团练副使，路过金陵，取道来看望王安石。昔日一对朝堂上的政敌，为着熙宁变法势不两立，在各自遭到人生沉浮后在梅花园里揖手致敬。是什么胸怀让他们走到一起？是诗缘？是佛缘？都不是，是梅缘！是梅的风韵浸润了他们的心灵和情操。

工夫不负我，一趟趟地去遐园寻找，从深秋找到寒冬。终于在一片枯槁的枝条上看到了花苞，原来梅树在这里！平时它

和一般的树一样杂居在一起，分不出高下贵贱，当繁茂的枝叶落尽，梅树以自己的勇气别开生面。它的结苞让我与它相识，我期待着花期。

在一次次的探望和闻讯中倦怠。一天清晨寒风凛冽，开始，风送来大地的体香，是都市里闻不到的，只有旷野山林才有的香，渐渐那香混进了奇异的味道，沁入心田，一下子让人振奋起来。寻着香走去，香把我引到遐园，一片花色顿时映入眼帘：遐园的梅花开了，不让人察觉地悄悄开了。千朵万朵梅花与飘洒的雪花共舞，点燃我们心头的温暖。梅的花讯告诉我们，春天从这里开始了！

没有一种花如梅花那样把传统与当下联系起来，联系得这么紧密，牵绊着赏花人的情思。一想到梅花，无数的诗句就从它的枝头开出来，一朵花一首诗，数也数不尽。满树的梅花满树的诗，站在梅树下，沉香幽幽，直袭人的灵魂，那是

不相让，大打出手，撕咬得一脸血污的场景经常在这里上演，彼此之间的那点亲情都化为了泡影。离开了草原，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，缺那口东西吗？看来是习惯，一食必争，不管是姐妹还是兄弟，早在娘胎里就种下了。

虎是独居的，来到动物园被安排在一起，很是无奈。狮子则群居，在草原上靠群体力量，围追堵截那些长满一身肌肉的食草动物，然后大快朵颐，像是一帮子打家劫舍、害人性命的“绿林好汉”。

一场迁徙，一场厮杀和屠戮，让狮子有了过年一般的喜庆和收割后的丰收喜悦。

更有趣的是，狮子居然是一妻多夫的结构。做雌狮子是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有那样一

诗魂的香。

毛泽东的《卜算子》在万千写梅花的诗中独占鳌头，他洞彻千古看到了梅花的不争春和丛中笑的高洁，这是别样的情怀。古往今来，英才辈出，有几人唤起春天的绿，又融入那无边的绿中，不张扬不显赫，只用自己的铁骨绽开骨子里的香呢？

济南的梅花终于开了。夏日的荷，冬日的梅，一个出污泥而不染，一个凌寒枝而不凋。这应是济南的精神。



帮健壮、英俊的雄狮围在它周围争先恐后地献着殷勤，而它除了生育繁殖下一代，什么都不用干。别看这一大群狮子，它们也是有首领的。真正到了交配的时节，不管平常有多大贡献的雄性狮子，也要一律躲开，不敢靠近雌狮半步，只在一旁眼睁睁看着狮王寻欢。当然，这些躲在一边的家伙也不甘寂寞，怏气一般打在一起，借此发泄一下。只有狮王心满意足地离去了，其它的雄狮才可以捡个漏，到密林丛中也风流快活一把。不过这事做得要万般小心谨慎，如果被狮王看到，是免不了一顿撕咬的。

对狮子的印象很复杂，说不清楚。这些家伙和老虎是有差距的，到底差距在哪里，我还真说不好。

那就聊起了那条围巾。我说我还一直记着它呢，就是始终不明白在厨房里好好的怎么会丢了？姐姐笑着说，那条围巾没有丢！母亲根本就没有给我买新的，我戴的那条围巾就是姐姐的。那晚我在厨房里烧火，吃饭时母亲趁我不注意把它拿了起来，然后又还给了姐姐。母亲听了姐姐的话，叹了口气说，是啊，那个时候穷，再多买一条围巾也买不起，她看到我当时那么难过，才会在过年时花一元钱给我买了个脖套。

听到姐姐和母亲的话，我顿时呆住了，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出来，然后借口去卫生间，让眼泪流了个稀里哗啦。

现在我有 many 条围巾了，并且每次逛街的时候，围巾也是必看的。然而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却总是没有寻到那条彩虹般、带着长长流苏的围巾。



胆小的老乡

□杨福成

我的老乡小姜做礼品推销，前两天他来找我玩，问起他生意咋样，他摇摇头说，还行，但不想做了。

我说，既然还行，咋不想做了呢？

他说，太可怕了，不敢做了！见我疑惑，他举了几个例子。去年，市里的一家医院要做徽章，办公室的李主任找到了他。小姜啊，徽章你能做吗？

能做啊。多少钱一个啊？像你们要的这种徽章，我经常做，每个成本价是9角8分。

哦，挺便宜的，那好，我给你1元1个，给我做500个。

那太谢谢了，要不要发票？当然要了，你就按4元一个开，开上2000个。

天哪，这账单连本加利才500元，他却开8000元的发票，一下子就挣7500元啊。

两个月前，一家事业单位搞大型活动，给参加人员每人发一个杯子，500人，负责采购的老黄找到了他。

小姜啊，这可是个大项目，得给我交个底价，有财咱俩一起发！

好好好，您吃肉我喝汤不行吗？

嘿嘿，算你聪明，说实话，我要的那种杯子到底多少钱一个？

10元一个。还能少点不？8元一个行不？不行不行，10元是最低价了，8元的不是这质量，当然也不错。

好，那就要8元的，反正是给别人当礼品，又不是自己用。

8元的那个开发票得自己纳税。

嘿，看你小子算计的，不就是点税吗，没问题，按60元一个，开1000个。

这——开得也太多了吧？现在查得这么紧，能行吗？

嘿，你小子，我没害怕呢，你怕什么啊？我们这么小的单位，谁查啊？我是看你连个房子都买不起才照顾你的，你不做我就另找人！

好好好，黄大哥你别生气，你说咋开咱就咋开。

半月前，某公司要做一批高档挂历，往年这事儿是让办公室联系他，今年老总派了秘书小侯来联系。

这天下班了，侯秘书把他约到了饭店。

小姜你说实话，以前办公室在你这儿做挂历，一本提多少钱？

这个——他们哪提什么钱啊？

嗨，怕啥，你是做生意的，我也有家有口，再说了，我这第一年和你联系，也不能把同单位的伙计给卖了啊？说吧，到底多少钱？

以前做的是40元一本，给他们开的发票是70元一本。一本就挣30元啊！

今年你们做多少？还是做1000本。

还是原来那种质量的吗？今年可是贵了点。

还有什么质量的？

比那种略微差点，纸张的颜色、厚度都差不多，不是专干印刷的看不出来。

这种差点的多少钱？有35元一本的，也有30元一本的。

就要30元一本的，发票还是和原来一样，按70元一本开。

……小姜说，辛辛苦苦，一笔单子虽然挣不了多少钱，但心安理得，可看着发票上的那些“虚数”，确实是心惊肉跳。你看不过去，做正人君子，不答应人家，人家就另找主儿，若天天这样做，万一被查到，自己肯定受连累，不值得。

小姜真被吓坏了，不敢再干了。

雄狮

邻，其它的都没资格当邻居。要是在老虎的一侧放上一群闹腾的猴子，就真滑稽如同相声剧了。再有，猴子即使胆大包天，也断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。

说起来，狮子，特别是小狮子也挺顽皮的。早些时候经常去市区展览，来回运送的时候，狮子的眼就不够用了，站在笼子边老想把这些稀罕看个够儿。山路弯弯，车需要扭来扭去地开，这样小狮子就吃苦头了，每次回来，满脸都是伤。同车来回的小老虎，却一个都没事。虎和狮子一起生一起长的，这些小老虎怎么就如此漠视这个精彩世界呢？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。

狮子吃东西也争食，这一点不大像老虎，和狗熊有得一拼。丢些食物进去，大家彼此各

滋地围上它，走在路上，仿佛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它的存在。我也因围巾的存在而变得高傲起来，晚上睡觉前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叠整齐，然后放在枕头底下压着。

一天下午放学后，母亲要蒸窝窝头，让我在灶膛里烧火。我把书包放在灶膛后边的柴火上，然后摘下围巾，仔细地叠了叠放在书包上，就帮母亲烧起火来。窝头蒸熟后，天已经黑了。吃过晚饭，父亲在煤油灯下收拾着白菜，准备第二天拿到集市上卖，我和弟弟则帮着收拾白菜。正忙着，我突然想起我的围巾来，连忙放下手里的白菜，拿了盒火柴跑到厨房里，划根火柴照着明，只见书包静静地躺在原处，围巾却没了踪影。我的心一沉，立马跑回房间，问母亲看到我的围巾了吗。母亲看了父亲一眼说：“不知道啊，